



《聖學根之根》

《三字經》

第二十五集

開吉敬學



曰國風。曰雅頌。
號四詩。當諷詠。





詩三百篇義論

徐醒民老師

詩是中國文學的精華，最能陶冶性情，使人的喜怒哀樂皆能中節，如禮記經解篇說：「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，其為人也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」。不但如此，論語季氏篇說：「子曰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，陽貨篇說：「子曰，小子何莫學夫詩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。學詩有這麼多的好處，所以孔門弟子以及後世讀書人，都把詩學當作一門重要的功課。

孔子所說的詩，或其所稱的「誦詩三百」，就是後來五經中的詩經，共有三百零五篇，另加有目無詩的六篇題目，則為三百一十一篇，惟通常只說三百零五篇，如取整數，則說三百篇。據史記孔子世家說，古代的詩有三千餘篇，孔子去其重，取其可以施於禮義者，凡三百篇。……





秦始皇焚書院儒，三百篇付之一炬。然而秦火能燒刻寫在竹帛上的詩，不能燒記誦在人心的詩。到了漢朝，三百篇再傳於世，所傳的雖有今古文之別，但經文無大差異，只是古文詩多一篇序文而已。那時傳今文詩的有三家，一是魯國人申培所傳，名為**魯詩**，一是齊國人轅固生所傳，名為**齊詩**，一是燕國人韓嬰所傳，名為**韓詩**。三家詩各有訓傳，後來僅存韓詩外傳，其餘皆亡。古文詩便是現在十三經中的毛詩。漢書藝文志說是毛公所傳，源於子夏。鄭玄詩譜說，魯人大毛公為訓詁，傳於其家，河間獻王得而獻之，以小毛公為博士。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說，魯國毛亨作訓詁傳，以授趙國毛萇，時人謂亨為大毛公，萇為小毛公。隋書經籍志說，毛萇作傳。四庫全書提要考定作傳者是毛亨。



詩序作者是誰，史籍所記不一。

序文分置於三百篇的各篇之首，分別說明各篇詩旨，但關雎篇序特別長，其中包括總論三百篇要義的文字，因此古注稱這一部分是大序，單說關雎篇的是小序，而分置於其他各篇之前的序也都稱為小序。朱子因為反對小序，所以在他的詩經集傳裏不用詩序。但四庫全書提要認為，詩序可昭六義淵源，不能捨棄。詩序大序中揭示的六義，就是周禮所列舉的「風賦比興雅頌」。孔穎達毛詩正義說：「風雅頌者，詩篇之異體。賦比興者，詩文之異辭。」所謂異體，就是國風、小雅、大雅、周魯商頌等不同的詩體。所謂異辭，就是賦比興三種不同的修辭方法。朱子詩經集傳解釋，賦是敷陳其事，而直言之。比是以彼物比此物。興是先言他物，以引起所詠之辭。這六義是學詩的門徑，各家注釋無非由此引入。

學詩除須了解六義之外，更要注意孔子的詩論。論語記載孔子論詩的有好幾章，為政篇裏的一章最重要：「子曰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」。三百篇的詩眼就在此章。「思無邪」是詩經魯頌駉篇中的一句詩文。程樹德論語集釋引項氏家說，考證「思」字是語助辭；又引鄭氏述要，考證「邪」字不是邪惡之邪，而是「徐」字，例如國風中的北風篇「其虛其邪」，漢人引用多作「其虛其徐」，因為「邪徐」二字古時通用；又引惠棟等人本於詩傳「虛，虛徐也」，以為「虛徐」二字一義，徐字即是虛字。是故「無邪」就是「無虛」。詩三百篇皆無虛意，全為真情流溢之作，也就是書經虞書所說的「詩言志」。孔子提出這一言，猶如畫龍點睛，點出詩的原理。

詩惟無虛，始能感人。例如小雅蓼莪篇：「父兮生我。母兮鞠我。拊我，畜我。長我，育我。顧我，復我。出入腹我」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。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
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

我原以為自己是長得像又高又大的莪蒿一樣，然而，不是莪蒿，只是個不成材的青蒿。我可憐的父母啊，生養我受盡了勞苦！

我原以為自己是長得像又高又大的莪蒿一樣，然而，不是莪蒿，只是個不成材的牡蒿。我可憐的父母啊，生養我受盡了勞累！

父親啊生我，母親啊養我。撫育我，養育我，使我長大，使我成才。

照顧我，反覆顧視著我，連出入家門都懷抱著我。我想要報答父母的恩德，父母之德就像蒼天般地無窮，永遠報答不了！

註：蓼（音ㄌㄨˇ），莪（音ㄜ），蒿（音ㄏㄠ），劬（音ㄑㄩˊ）。

《詩經》小雅篇《蓼莪》



這些詩句，雖用賦的表現法，平鋪直敘，而且用了這麼多的我字，但字字扣人心弦，令人回想幼年，受於父母之愛，的確如此，由是深感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。晉朝王裒喪親之後，讀詩讀到這一篇，往往悲痛流涕不已。他的門人因而廢讀蓼莪之篇。他如所抒夫婦、兄弟、朋友等各種情感的詩，在風雅頌中隨處可見。詩能如此感人，除了必須以賦比興的方法表現外，就憑詩人把握詩的原理，表現毫無虛偽的真情。詩三百篇最要緊的就在這個真字，學詩學得這個真字，言行思想無不率真，便是由詩入道。所以孔子注重詩教。所以三百篇稱為詩經。

學詩自漢以來即須藉助於注釋。毛詩最古的注釋是毛亨撰的毛詩詁訓傳，後加鄭玄箋，孔穎達疏，這就是現在十三經注疏中的毛詩正義。這是毛詩的基本注釋。他注太多，可以選讀清陳啟源撰毛詩稽古編，清傅恒等撰詩義折中，明陳第撰毛詩古音考，吳陸璣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，日本竹添光鴻撰毛詩會箋。



孝字當頭

全家樂

孝字治國

萬民安

淨空九十歲



淨空法師專集網

<http://www.amtb.tw>

Facebook: amtbw

新浪微博: amtbw

微信號: amtbhz

Photo By Frank Wong

詩藝與道

徐醒民老師

詩經三百篇，是藝與道的結合。研讀詩經，可以欣賞其藝文之美，可以涵養溫柔敦厚的性情。欣賞其美，即如孔子所說的游於藝。涵養性情，即如孔子所說的志於道。藝與道融為一體，使人既在讀詩，又在修道，這是孔子詩教的妙用。

詩非一讀即能了然，因為詩以言志為主，志雖以言發表，但有許多詩句不用明言，而以比興之體來表現。詩序說：「主文而譎（音掘）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。」由這原因，詩便特別注重含蓄。但愈含蓄，愈使其義旨隱微，以致令人不得其解，甚至曲解原意。這是讀詩的難處。茲且舉一章詩來討論：

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（音速回）從之，道阻且長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」

這是毛詩秦風中的「蒹葭」篇，全篇三章，每章八句，上述八句是其第一章。

蒹葭是水邊初生的荻葦。

蒼蒼，形容其茂盛。

溯洄，是逆流而上。溯游，是順流而涉。如果僅從文辭研究，顯然這是懷人詩，但詩經小序則說：「蒹葭，刺襄公也。未能用周禮，將無以固其國焉。」

秦國在周朝原為一個附庸，到了秦襄公，因以大夫領兵，替周家解救犬戎之難，作戰有功，周平王東遷，襄公又出兵護送，平王因此封襄公為諸侯，並賜岐山以西之地。襄公治理此地時，不用周家施之已久的禮教，而實行兵戎政策，以致周家的遺民不服。詩人鑑於禮教為治國之本，遂作此詩刺之，希望襄公戒而改之。



詩用比體，蒹葭蒼蒼，
比喻周家的黎民。白露
為霜，比喻周王的德政
轉變為襄公的霸政。所
謂伊人，是指當時尚有
西周的賢者，堪與襄公
共圖國事。在水一方，
是說賢者隱於蒼葭水湄
之間，也就是隱逸於
民間，可以求得。

但如求而不合乎禮，則使求賢
之路受阻而且遙遠，所以說：
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如能依
禮而求，便與賢者逐漸接近，
所以說：溯游從之，宛在水
中央。

近代有人論詩，卻說：「蒼
葭白露，秋水長天，我思故人
邈不可即，天涯海角，思何
可支。況值亂離，相逢不知何日
。此明為秋日懷人之作，而詩
序以為刺襄公未能用周禮，誠
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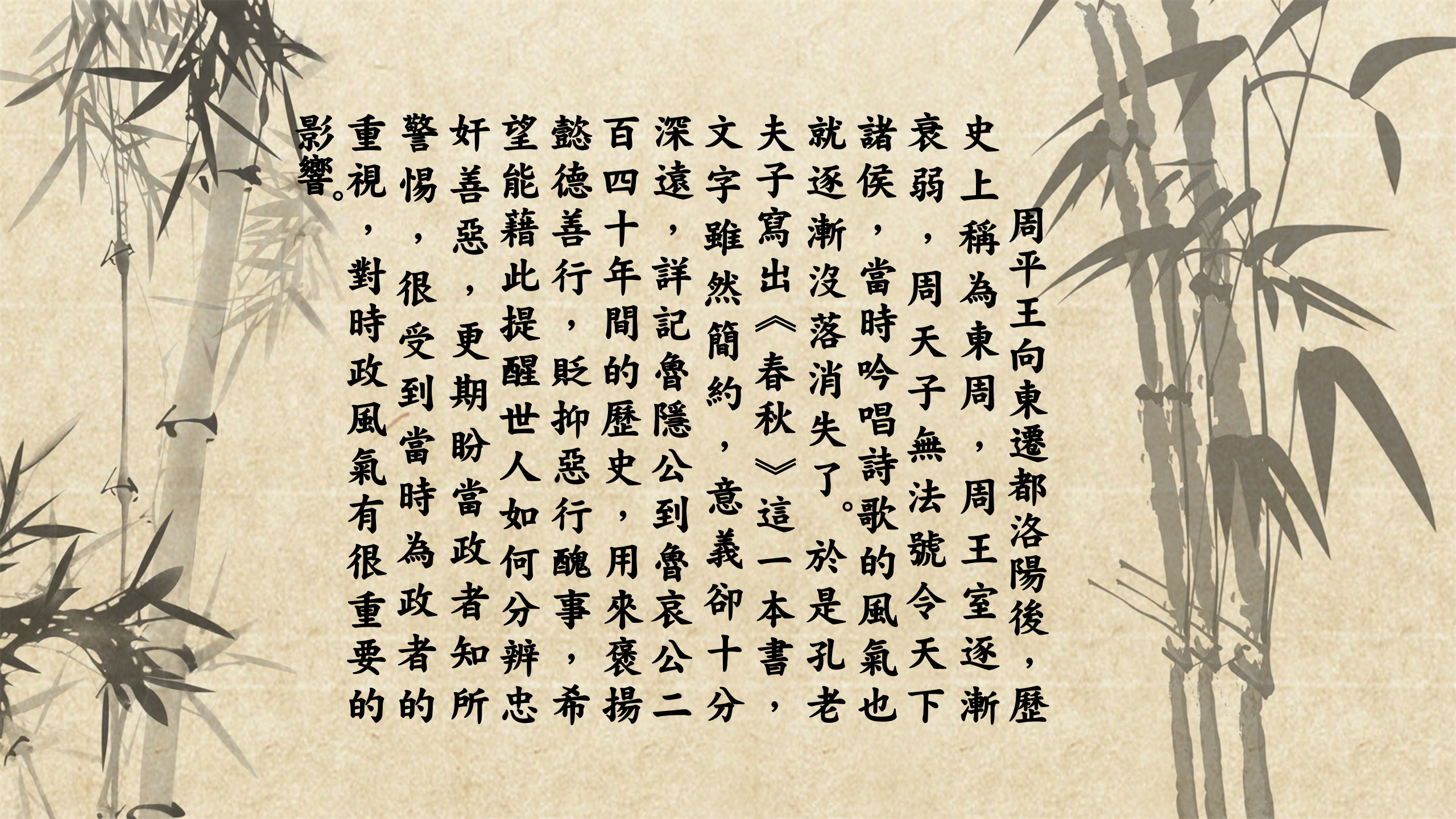


詩序所指，與詩文所說不合，不足為病。如清儒焦循所說，序言某詩刺某事，其詩刺某公，求之詩文，不見有刺意。惟其為刺詩，而詩中不見有刺意，此三百篇所以溫柔敦厚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

詩雖含蓄不易了解，但如不存成見，由序箋傳注誠心求之，並非不能探索。吾人讀詩志在由藝入道，宜先求其正解，更求旁通，期能如禮記經解所說「溫柔敦厚而不愚」。如論語八佾篇所記，子夏問詩，孔子答以「繪事後素」，子夏一聽，便有所悟，即曰：「禮後乎」？

孔子即讚子夏說：「起予者，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又如學而篇記，孔子稱讚子貢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這都是溫厚不愚的詩教，藝與道皆在其中，永為詩學之則。

詩既亡。春秋作。
寓褒貶。別善惡。



周平王向東遷都洛陽後，歷史上稱為東周，周王室逐漸衰弱，周天子無法號令天下諸侯，當時吟唱詩歌的風氣也就逐漸沒落消失了。於是孔老夫子寫出《春秋》這一本書，文字雖然簡約，意義卻十分深遠，詳記魯隱公到魯哀公二百四十年間的歷史，用來褒揚懿德善行，貶抑惡行醜事，希望能藉此提醒世人如何分辨忠奸善惡，更期盼當政者知所警惕，很受到當時為政者的重視，對時政風氣有很重要的影響。

詩既亡 春秋作 寓褒貶 別善惡

因緣生老師

在上一段經文中，我們談到了《詩經》，淺述了《風》《雅》《頌》的意義。由此我們知道《詩經》中的很多內容都是以婉言隱語來諷刺時政。諷刺一詞最初也並不是一個貶義詞，僅是提意見的意思。《詩經》中諷刺時政的用詞非常講究，當時的當政者也鼓勵百姓提出意見。《詩·大序》云：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。」百姓可以暢所欲言，說對說錯、說淺說深都沒有罪過。而聽的人一定會從中吸取教訓，採納合理的部分。所以孔子、孟子都稱這種諷刺為「美刺」。

《詩經》在後來流傳過程中，慢慢的不被人重視，是因為人們對於《詩經》中委婉的勸誠已無法領會。

所以孔子作了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是依據魯國史官記載的東周歷史整理、修訂而成的，記載了魯國十二位國君在位期間，整個東周天下的歷史。所謂「三世十二公」，「十二公」是指魯國的十二位國君，因為《春秋》以魯國國君的紀年做為全書的紀年，並同時記載了周天子的紀年，此處表明了孔子尊君的態度。而「三世」則是孔子治學的嚴謹。孔子本人親身經歷的稱為「所見世」；孔子沒有經歷、聽經歷人講說的，稱為「所聽聞世」；還有一些是典籍記載和民間傳流的，叫做「所傳聞世」。





三字經簡說


孟子說：「王跡息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」

周朝傳到幽王時，貪淫無道，暴虐慘苛，寵愛褒姒。由於褒姒終日不笑，幽王想逗她笑，竟然戲點烽火。列國諸侯，以為有外敵入侵，紛紛帶兵來救援。到了京城，才發現平安無事，各國將領相顧失色。褒姒看了，忍不住大笑起來。

後來犬戎殺進朝內，幽王再點烽火，各國諸侯以為又是幽王在開玩笑，沒有一個肯出兵。幽王張皇失措逃出，死在亂軍之中。

眾臣擁立平王，向東遷都到洛陽。這時君弱臣強，五霸、七雄各據二方。雖然周朝有天子的各分，卻無實權。政教不興，號令行不出去。樂師也不呈送詩了，因而「風」亡。諸侯不來朝見天子，「大雅」就亡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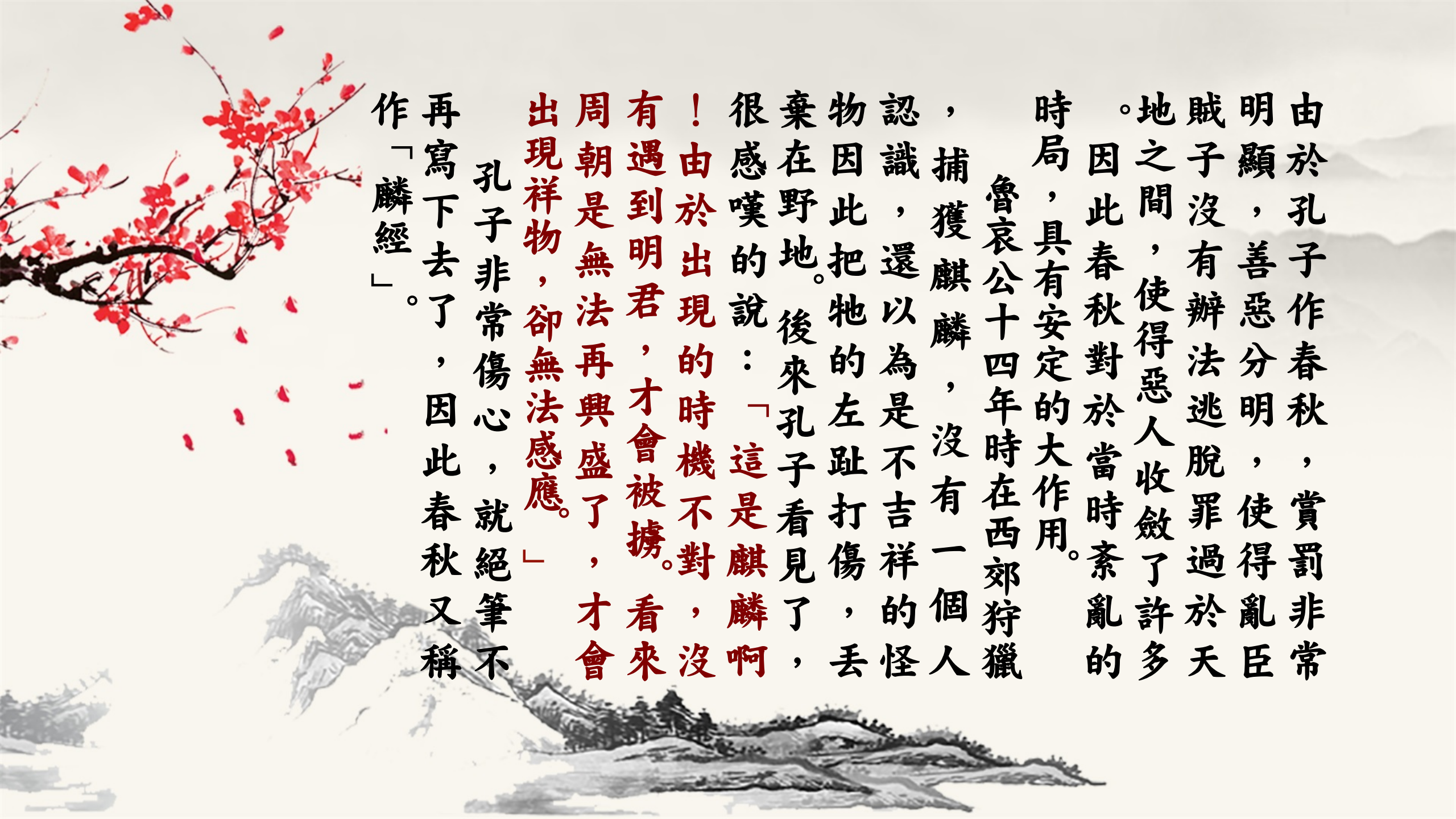
天子也不宴饗諸侯，因而「小雅」亡。天子祭祀，諸侯不來助祭，「頌」也亡了。四詩既亡，王者的功業事蹟就不得彰顯。

孔子生於西周春秋末期，見王政不興，非常傷感，也痛心諸侯的專恣，於是自衛國返回魯國，作春秋經，用以幫助王者的教化。

「春秋」原本是魯國史記的舊名，春夏秋冬都有，而今以春秋為名，是取「春生秋殺」之義，代表王者的權力。

當時孔子是六十九歲，將魯史上自隱公元年起，下至哀公十四年止，共二百四十二年內的事，凡是君臣的賢愚，會盟征伐的事，都按年月記錄下來。

當時的士大夫，凡是得到春秋一字褒揚的，則所獲的榮耀勝過天子所賜的官位。若是得到春秋一字貶抑，所受的侮辱也超過了天子給他的刑罰。



由於孔子作春秋，賞罰非常明顯，善惡分明，使得亂臣賊子沒有辦法逃脫罪過於天地之間，使得惡人收斂了許多。因此春秋對於當時紊亂的時局，具有安定的大作用。

魯哀公十四年時在西郊狩獵，捕獲麒麟，沒有一個人認識，還以為是不吉祥的怪物因此把牠的左趾打傷，丟棄在野地。後來孔子看見了，很感嘆的說：「這是麒麟啊！由於出現的時機不對，沒有遇到明君，才會被擄。看來周朝是無法再興盛了，才會出現祥物，卻無法感應。」

孔子非常傷心，就絕筆不再寫下去了，因此春秋又稱作「麟經」。

固有的聖經

徐醒民老師

詩書易禮春秋，為儒學五經，也是國學的根本典籍，其中易禮詩書，都是由孔子就先王的遺籍贊修刪定而成，也就是孔子自說的「述而不作」，唯一由孔子創作的就是春秋。孟子滕文公篇說：「興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」又說：「孔子成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」。孟子這幾句話，可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之說明。春秋之作，起於魯隱公元年，訖於魯哀公十四年，凡十二公，計二百四十二年。歷史學家所稱的春秋時代，即因春秋之書而得名。魯國的舊有史記也稱春秋，當時列國各有史記，但名稱不同，據孟子離婁篇說，晉史名乘，楚史名檮杌（音陶勿），魯史名春秋，其實則一，都是以文記事的史記。

但孔子所作的春秋，除
以文記事之外，特別的
是藉事明義。孟子曾引孔
子的一句話：「其義則
丘竊取之矣」。由於春秋
特重於義，所以不能算
是史書，而是經書。

春秋所持的義理，是要
發揮其教化的功能，其
效果，可如史記太史公
自序所說的：「撥亂世
，反之正」。

因此，春秋的筆法便與一般史筆
大異其趣。例如東周天子，政令
已經不行於諸侯，而諸侯也多不
奉周王的正朔，但春秋經文仍
書「春、王、正月」。吳楚之君，
都已恃其強盛勢力，各自稱王，
然而春秋仍以子爵稱之為吳子
楚子。僖公二十八年，晉文公在
城濮擊潰楚師，回來之後，建築
王宮，召周襄王，會諸侯于踐土
，史家稱為踐土之會。



此會明明是晉文公召周襄王，但春秋乃書「天王狩於河陽」。左傳因引孔子之言解釋：「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訓」。

隱公四年三月，春秋書「衛州吁（音虛）弑其君完」，州吁弑其兄，自立為衛君，到了同年九月，便蹈覆轍，見於春秋，但所書的不是「弑君」，而是「衛人殺州吁于濮（音僕）」，類似這樣的筆法，在春秋經文裏隨處可見。

據史記孔子世家說，孔子感歎「吾道不行矣」，乃因魯國史記而作春秋。所以孔子作春秋志在行道。孔子的道至為廣大，如以禮記大學而言，從格物致知，到治國平天下，內外一貫，無非是道。行道的基礎，即在教以人倫。個人的心理與行為，人群的組織，無論君主或民主時代，亦無論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，都需倫理來維繫。

倫理觀念一旦喪失，便有層出不窮的人間慘禍。春秋筆法就是要在亂世重建人倫價值觀念，樹立善惡是非標準，消極的意義在消弭一切人禍，積極的意義則以人倫為基礎，希聖希賢。所以這是國學中的一部聖經。

春秋經文只有一萬八千字，然而，二百四十二年間，東周天下大事都記載其中，而且以此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勸善懲惡，足令當時與後世的亂臣賊子知所畏懼，如果不是聖人之筆，誰能辦得到？

所以孔子世家說孔子作春秋：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」。因此，讀春秋經，必須讀春秋傳，不讀傳，經文一個字也讀不通。春秋傳在十三經裏有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三家。研讀三傳，又各有家法。

三傳者。有公羊。
有左氏。有穀梁。

「傳」是解釋「經」的書，有魯國公羊高寫的《公羊傳》，有與孔夫子同時代的左丘明所寫的《左傳》，還有漢朝穀梁赤所著的《穀梁傳》，這三本傳都是針對《春秋》作註解。其中《左傳》使用編年紀事的體裁最令人稱道，舉凡天子諸侯之事、兵革禮樂之文、興衰存滅之因，都記載得很詳盡，是研讀《春秋》一書最佳的選擇。

左丘明 江逸子老師繪

左丘明，春秋末年魯國史官。《春秋左氏傳》（簡稱《左傳》），相傳是左丘明為《春秋》一書作的傳注，記事起於魯隱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，終於魯悼公十四年（公元前544年），共記錄二百六十九年的歷史，記述春秋時代各主要諸侯國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和道德文化等方面所發生的重大事件，恢弘表現各國之間各方面的較量，可謂我國史上第一部敘事詳細、體系完整的編年史。

雙目失明的左丘明，品德修為備受時人敬重，素有聞人之稱。論語公冶長篇，子曰：「巧言令色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對於假意說好聽話、偽裝親切表情、卑躬屈膝做法者，左丘明引以為恥，孔子也引以為恥。由此足見，聖賢之心，洞燭不虛也。而其「社稷無常俸，君臣無常位」的歷史觀，深為影響後世民主觀念和社會倫理道德的構建。

